

小國鬥大智

外交下鄉農業放洋

(三)

出使賴索托札記

●劉達人（前駐菲律賓、希臘代表）

中賴互訪促進交流

(一)丁懋時、楊西崑、孫運璿、劉松藩等訪賴受到盛大歡迎

與駐在國政要、工商界、文教界人士互相訪問，可增加兩國間之實質關係，並促進兩國文化、經濟、貿易交流，故邀請互訪，一向為駐外人員之重點工作之一。

當時位於非洲南部的賴索托、史瓦濟蘭、莫三鼻克、波札納及西南非，與我國之關係尚不太深遠，而國內民間人士對這幾個國家的認識不多，自動前往訪問者更是寥寥無幾。在我駐賴國任內，我工商企業界人士赴賴國者甚為稀少，而前往訪問考察者，則多屬政府官員或技術合作考察團奉政府命令而來的。其中較為特殊者為外交部政務次長楊

西崑，他於民國五十年創立先鋒計畫，抱持外交下鄉，農業出國的理想，故經常到非洲各國作官式訪問，並視察我駐非使館，以及各農耕隊情況，由於他的態度十分認真，並予駐外同仁莫大鼓勵，所以獲得「非洲先生」之稱譽。楊次長曾在擔任聯合國託管理事會副代表、非洲司長、常務次長、政務次長等前後三十年任內，赴非洲訪問，或以特使身分參加非洲國家之慶典，達五十七次。在每一訪問國家停留三、四天至一週不等，且每次在非洲訪問常常是三、四個月之久，最高紀錄是一次走訪二十五國，為爭取維護我在聯合國組織代表權問題而輾轉各國，風塵僕僕，非常辛苦。個人覺得可告慰者是賴國自從五十五年獨立開始，迄六十年我國退出聯合國，他始終毫不猶豫且積極支持我代表權。

我外交部非洲司長，經常會到非洲各國作例行訪問，在我任內時，曾有丁懋時、馮耀曾、李南興、洪健雄等幾位司長先後來過賴國。記得丁懋時司長來訪時，賴國外長莫拉博因病到鄉居休養，丁司長除與他茶敘外，他並提議一道去騎馬，幸好丁司長會騎，且技術高明，他們兩人乃乘興共同騎馬密談，此為一特殊外交方式——騎在馬上談外交。此外，立法院曾有一考察團蒞臨賴國，團長為外交委員會召集人汪寶瑄，但他因病未克前來，副團長為僑政委員會召集人劉彰德；團員中最年輕的委員是劉松藩，他係以經濟委員會委員身分參加，剛自臺中地區選出；又名經濟學家吳幹教授（東吳大學）亦為團員之一，猶記得彼與賴國總理約拿旦辯論經濟發展與援助問題時，賴國要求增加農耕隊編制、農業貸款及投資，並闡述經濟發

展計畫及應採之措施。吳教授因聽力不太好，故說話很大聲，而賴國總理雖體型魁梧，重達一百公斤，說話卻輕聲細語，兩人在辯論時，無形中卻成為我國理直氣壯之態勢。該團團員含眷屬在內共有十五位，由外交委員會秘書杜陽春安排、照料，同時他還得擔任傳譯工作，頗為辛勞。

民國六十五年十月，行政院副院長徐慶鐘以總統特使名義，率團蒞臨參加賴國獨立十週年紀念慶典，隨員有行政院諮議曾乾光、臺灣省農業試驗所長萬雄、外交部科長韓知義等。十月四日，賴國國王莫修修二世在首都運動場舉行慶祝大會，長達五個小時，當大會結束，我國代表團準備離開會場時，適與薩伊總統莫布杜（Mobutu Sese Sela）及大批隨員、衛士相遇，其隨員中有兩位為大陸人士，一為其醫生，一為其隨身保鏢，據聞武術高段。我們兩方人馬擠在大會門口，我代表團團員特別防範此二位大陸人士，恐其有不利於我之行動，故特在徐副院長四週形成一小保衛圈，而此二人因不諳會場次序，在大會門口枯候薩伊車隊，與我代表團形成對峙，成為一緊張尷尬局面。不久，徐副院長座車到達，才解決僵局。

我國政要訪問賴索托，最重要的一次為民國六十九年三月十九日，行政院孫運璿院長親自率領訪問團蒞臨，團員中有交通部長林金生、外交部次長關鐸、經濟部次長張訓舜、民航局長毛瀛初、行政院參議吳興強、

榮民總醫院主任姜必寧、外交部禮賓司長劉邦彥、非洲司長馮燿曾等二十四位及記者五位，其中新聞局長宋楚瑜到了南非，卻因另有要事趕返國內，遂由副處長唐啓明代表。

該訪問團在賴國大受歡迎，總理約拿旦為表示友誼，除率領多數團員前往迎接，舉行閱兵軍禮外，京城各級學校放假一天，且動員中、小學學生赴機場列隊歡迎，並有穿著當地服飾之土著表演舞蹈、高歌，使得孫院長一行頗覺新奇。他們除接受攝政王后莫瑪哈托午宴，參加總理約拿旦酒會，視察我大使館及農耕隊外，並與賴國政府內閣進行會談，分成政治、一般事務、經濟等三組分別會談。在這二整天之訪問中，孫院長與賴國總理有兩次正式會談，其成效頗豐。

我國民間團體來賴國訪問者，較重要者有民國六十四年九月三日臺灣省公賣局桌球隊來訪三天，六十七年一月李榮華特技團來此表演四天，免費招待，吸引大批民眾參觀，他們對我國之運動及民間技藝水準，大表讚歎和欽佩。我認為第三世界國家中，一般人少有休閒活動，故此類運動及民俗在當地表演均曾轟動一時，結果他們成為國民外交的得力先鋒。

賴國政要訪中華

我政府經常邀請賴國政要來華訪問，當時賴國的實權人物約拿旦總理即先後於民國五十五、五十八、六十五及七十一年四次來

訪。

非洲政治領袖有時會有自大或自卑感，以互訪乙事來說，民國六十五年賴國總理第三次訪華時，當時我行政院蔣經國院長適因公赴南部視察，未克親赴機場接機，改請約拿旦總理赴高雄會晤；事實上，在南部反更有時間交換意見，也較為親切。但約拿旦總理對此細節卻耿耿於懷，以致於六十九年三月孫院長訪問賴國時，總理不肯到機場迎接，經過好說歹說，他只肯到機場，而不願親送至行館。最後，他到了機場見到我特使團陣容龐大，以及賴國人民歡迎之熱烈，才又改變主意，親陪孫院長赴旅館，但只在旅館門口寒暄即離去，未再上樓。由此可見，非洲政要之多變及猜忌心理。其後，約拿旦總理再度應孫院長邀請，於七十一年十一月第四次訪華，時我已回國擔任情報司長。此趟訪問，孫院長親到機場接機，並陪同約拿旦總理赴圓山飯店住進元首套房，對此他甚感滿意。

賴國訪問團返國後數日，約拿旦總理即以其外長在臺北與南非大使館有所接觸，等於是「私通外國」之莫須有罪名將其免職，此亦為其猜忌心理之作祟。

在賴國總理第四次訪華後不久，於民國七十一年底南非政府因賴國收容其反對黨（ANC）之流亡分子，故以部隊入侵賴國，賴政府乃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控訴，由於需要中共之支助，乃暗中與其接洽半年，遂於七

十二年五月十四日藉故與我國斷交。

民國六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賴國王后莫瑪哈托應邀來華訪問一週，當時有一位自賴國回國的農耕隊員呂張文寶，他因創設中外運動器材公司，事業有成，特別在其家鄉臺北縣新莊鎮懸燈結綵，大開宴席，熱列歡迎賴國王后，伊亦欣然應邀前往，場面異常熱鬧。那時剛好另外有一位農耕隊員涂成才，他是原住民同胞，正在其家鄉臺東縣競選縣議員，結果地方人士即傳言，此位涂君為賴國王后義子，王后特來華為其助選，不久他真的當選為議員，此為一佳聞。

來華訪問的政要中有國會議長柯拉磊（J. T. Kolane）、首席大法官雅哥布（H. R. Jacobs，南非籍）、外交部長莫拉博（Charles D. Molapo）、外交部次長馬紹羅古（T. J. Moshologu）、財政部長賽柯雅納（E. R. Sekhonyana）、社區與農村發展部長拿賽皮佐（A. S. Rasebitso）、商工部長拉克特來（K. T. J. Rakhetla）、內政部長兼副總理馬賽里伯尼（S. N. Maseribane）、衛生部長莫特布（John Mothepu）、總理府部長馬雅尼（G. C. Manyeli）、青年團主任賽可雅納（Bereng Sekhonyana）、新聞局長莫崔尼（H. M. Motsoene）等，此外也邀請國王、王后之長輩，即所謂之皇親國戚，安排他們來訪問，如大酋長莫塔（Patrick Mota）、婁洛托尼（E. M. Lerotholi）。我們除了邀約皇親國戚、總理、部長、議長外，也遍及總理之子、國王之

弟，以及青年領袖、農業部重要官員及警政官員、新聞界人士等，多方面廣泛邀請，以增加中賴友誼及對我國之深刻了解。在廣結善緣之下，兩國之友誼始終維持良好。

賴國政要到過歐洲者很多，但到亞洲者甚少，故他們多樂於接受我方邀請來華訪問，以廣見聞，但有時也會遇到意外枝節，煞費週章。例如賴國外交部政務次長馬紹羅古（T. J. Mashologu），他掌握外交行政權，思想急進偏左，對我不甚友好。不過我們為推展賴國外交，使館同仁不得不對他多下功夫，屢次邀請他來華訪問，他亦曾三番兩次說樂意偕其夫人來華，可是每到最後關頭，他總推卻有公事或重要私務，不能成行，故行程一再延期，我也一再照請不誤。六十六年七月，最後終於可成行了，但這一次卻頗令人頭痛，他先是稱太太有事不能同行，嗣臨行當天，卻跑到外地參加一位親友婚禮，將班機給耽誤了，我與使館的一位秘書蔡文森到他家中等，直到他參加婚禮回來，那時他

喝得酩酊大醉，躺在椅子上，要我們包小飛機送他到南非約翰尼斯堡趕赴臺北飛機，事實上已不可能，我們二人只好挾著他上使館車輛，以超過一百公里的時速，飛奔上賴國往南非的公路，一路飛馳南非邊城布魯芳登，趕搭當地飛約堡班機，再換直航班機來臺北。幸好，館車為賓士（Benz）車，且因懸掛 ROC-1 外交車牌，才未遭南非警察之攔阻，但我與蔡秘書已急出一身汗，萬一出差錯，後果必定不堪設想。

外交工作，花樣無奇不有，如此邀請客人來訪，卻需要以挾持方式，綁架上車去搭飛機，而客人卻滿心不願，且口出惡言，誠也罕見之事；對於各類事情之處理，其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化不可能為可能，這才是遊戲規則。

話說當年，因國力、財政所限，駐外使節待遇並不是很好，我根據手邊不完整之資料，約略計算在擔任駐賴國大使的月薪，列一簡表如下：

時間（西元）	月 薪 （含地區加給、眷屬補助）	實 得 （扣除所得稅、保險費、互助金等）	交際費用
一九七二	一〇〇五（美元）	七〇一・三四（美元）	三〇〇（美元）
一九七三	一一四〇	一〇二五・四六	三〇〇
一九七四	一三七〇	一二二七・九九	三三〇
一九七六	一四二〇	一二七二・二一	三五〇
一九七七	一四六〇	一三〇七・五三	三五〇
一九七八	一六〇〇	一四三八・八九	六〇〇
一九七九	一七七〇	一六八五・三五	六〇〇

雖然當時非洲南部的物價並不高昂，但此項薪俸及交際費實在有點捉襟見肘，幸好每年均有作小幅調高，不無小補。過去我們在大陸時期，如果薪水不夠支應，尚有祖產可以補貼，但播遷到臺灣後，由於沒有房屋、土地等家產，乃有巧婦無米之炊的感覺。

在第二次大戰前，英國外交官考試規定，應試者其家庭之年收入必須在三百英鎊以上才可報名。以現在眼光看覺得這種措施很封建、不公平，但或許也不無道理。從過去到現在，美國之駐英、法大使，非有錢金主是不敢擔任此項公職。

吉光片羽非洲點滴

當國王的電燈泡

賴國國王莫修修二世，因與執政之國民黨領袖約拿旦總理不合，彼此間常有權力之爭，當時國王有保王分子，總理有國民黨議員支持，互不相讓，以致政局不穩定。國王因年輕有為，不甘寂寞，總理有時請他往英國「留學」，實際上是在奪其權，外國使節在賴京亦難以中立自處。我前駐賴大使關輔夫婦與賴國國王、王后交情甚篤，我到任後也蕭規曹隨，只要國王在國內，每逢我國雙十國慶，他總會親臨我使館參加酒會，並親自致詞祝賀；王后且常下鄉視察我農耕隊，對我態度友好。

國王不時邀請我赴王宮晚宴，最初總是

有許多人一道參加，故我不在意，也取消了向總理預報赴王宮參加社交活動的習慣，可是後來被邀請的次數多了，且成為只請我一個外國大使，而「陪客」為一位英國太太，起先我以為國王對我友好，常常於席散後與他聊天，或以為他有何重要事情要垂詢，但經過數次後，乃發現此位英國太太常在座，且為唯一陪客，與國王相談甚歡，我自覺成了國王電燈泡，為免防礙兩人談話，吃過晚餐後，即先告辭，君子成人之美。此位英國太太之夫婿為賴國企業家，擁有不少專利事業，是國王所關愛之少數外國人之一。

鄭健生大使因公殉職

我國駐史瓦濟蘭大使鄭健生，為抗戰勝利後在南京進部之外交官，高考比我晚一、二屆，原任外交部非洲司長，為人幹練，民國六十二年四月出任駐史瓦濟蘭大使，時正值外交部人事制度官階略有變更時期。自我政府遷台後，初期外交部司長派任大使多為簡任，一任以後才能升為特任，但當時因軍

職轉任者，有不少為上將，或在黨部擔任秘書長、副秘書長，或在政府其他部門擔任部長、次長，他們一經派任即取得特任大使資格。民國六十年代外交部數位資深司長，如袁子健、孫碧奇、薛壽衡等，他們在部裏任職均有三、四十年資歷，在其聯合抗議下，人事制度上乃改資深司長得派為特任大使。六十一年六月，我很幸運為最後一位司長得

首任即派為特任大使。六十二年一月非洲司長鄭健生則成為第一個司長外派簡任大使。我們兩人外派時間相隔半年，但卻有如此大之差距，因此他有點鬱鬱不樂，我也替他感到不公平。其實，特任、簡任大使之稱謂不同，做事則一樣，且就待遇而言，簡任大使每年有考績，可得到一至二個月獎金，特任大使則因無考績，而無考績獎金可領。

民國六十二年四月，鄭健生大使到任後，國內又請他兼任我駐莫三鼻克（Mozambique）羅連士麥港（Lourenco Marques）總領事，六十四年六月獨立後以該港為首都，並更名為瑪柏都（Maputo）。鄭大使於六十二年七月十二日（特別避開十三日）赴該地作到任拜會訪問，受到當地僑胞之盛大歡迎，據聞歡迎布條是用白布寫著黑字，似有不祥之預兆。

鄭大使在莫三鼻克停留時，恰逢史瓦濟蘭王國總理德拉米尼（M. J. Dlamini）在史京墨巴本（Mbabane）有事找他，他乃偕同事王秘書於七月十六日清晨開車趕回史京，因路途遙遠，車行甚速，不幸發生車禍，加上他未繫安全帶，人被拋出車外，頭破肢斷，當場重傷死亡；而開車之同事因繫安全帶，僅受輕傷，乃不幸中之大幸。其間，史國總理於獲知鄭大使在莫三鼻克時，乃囑他不必趕回，但其夫人鄭孫瑞芳女士再打電話去莫三鼻克時，彼已離開，否則不致遭此車禍，享年五十二歲，英才早逝，可惜之至。

鄭大使到任不滿一百天，卻因公殉職。他為天主教徒，於七月二十五日在史京天主教堂舉行追思禮拜，史瓦濟蘭國王索布札二世下令全國降半旗致哀，由本人、駐馬拉威大使趙金鏞、駐約翰尼斯堡總領事李維岷、駐史國代辦陳錫燦等四位覆蓋國旗；史國外長馬札布拉（M. S. Masebula）、外交團人士、僑胞共同護靈至史國邊境，史國亦有儀仗隊護送，甚為哀榮。當日即在南非火葬，並葬於非洲荒野中。

鄭大使之逝世，同仁均感到無限哀傷、惋惜，但人死不能復生；幸其公子鄭永生已在美国成為著名之英國文學及戲劇學教授，才華甚高，足可堪慰。

塞席爾華裔總統

——一位愛旅遊的浪漫詩人

民國六十五年三月，我隨同外交部政務次長楊西崑特使訪問即將獨立的塞席爾共和國。塞席爾（Seychelles）是印度洋的一個島國，包括有九十二個小島，位於東非洲海岸外，是亞洲通往非洲的一個戰略要地。由於位處印度洋中，與世隔離，保持原始風光，椰林滿地，當地有不少罕見的植物，如具有男女兩性特徵的草本植物，當地人稱之為亞當、夏娃之原住地，其天然風景奇佳，有山有水，可謂人間天堂。

當地頗為傳奇的出了一位華裔政治人物

，中文姓名為陳文箴（James Mancham），他係受法國教育，能詩能文；從楊西崑特使以下，每人均收到他贈送的詩集。他為人不苟小節，記得當年該島曾招待世界小姐，住宿於島上旅社，聞他以總理之尊，晚間竟親自至旅社敲門邀約，誠為浪漫詩人。他經常離開小島，赴歐亞各地訪問遊歷，楊特使因與他友誼深厚，常勸他應以國事為重，勿長期住在外國。

民國六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塞席爾共和國宣布脫離英國獨立，陳先生升任為總統，但不及一年，他又循例到外國訪問，結果其土著克里奧利族（Creoles）雷尼總理（France-Albert Rene）於六十六年六月四日乘機將他推翻。

此位總統大人風流倜儻，以致總統寶位不保，亦使我國少了一位華裔政治家，真令人感到可惜。當地僑胞只有六百餘人，他們十分熱愛祖國。

反觀祕魯總統藤森（Alberto Fujimori），他為日本後裔，已經連任兩次；另外在斐濟島（Fiji）、摩里西斯島（Mauritius）也曾有過印度裔總理執政。我華僑在世界經濟上頗占優勢，但政治上除新加坡外，其他國家似乎尚少有露鋒芒者，巴布亞新幾內亞在一九九〇年代有一華裔總理陳仲民（Julius Chan），在美國除鄭友良參議員外，則尚無華裔國會議員，辛路家輝（Gray Locke）於一九九六年獲選華盛頓州長。

英國駐賴索托高級專員莫尼漢

我駐賴索托八年，因工作關係認識多位當地外交圈之友人，如美國、西德、韓國、以色列等前後數任大使，都與我成為朋友。其中較特別的一位外交界友人為英國駐賴索托高級專員莫尼漢（Martin Moynihan），他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奉派在緬甸戰區作戰，與我遠征軍因工作關係，對我國有一份情感。不過，他乃具有英國官吏之矜持態度，尤其賴國過去為英國保護地，獨立前多依賴英國援助，行政上也多為英國官員，雖今非昔比，惟英國高專雖名為外交官，但仍具有半個總督或准總督之意味。彼因在戰時見識了中國人之偉大，故對中國友人不時流露出友誼情懷，但也僅是淡淡的，誠如俗語所謂「君子之交淡如水」。

民國六十二年七月一日，我接任賴國外交使節團長，莫尼漢居第二位，他心裏雖不滿意，但還頗能合作；他也許在期盼我能早日調走，他就可順理成章成為團長。當時則無可奈何，接受現狀，有一年他乘輪船回英國渡長假，一走三、四個月，這期間我親自聽到在總理府工作之一位英國顧問談起，他說莫尼漢高專對我表面上雖好，事實上常奉英政府命令，飭令他要推動賴國與中共建交，且在渡假前還特別向約拿旦總理進言，約拿旦總理對他似乎是有承諾，要我小心應付。同一時候，以色列有一位常進出賴國總

理府的教育顧問，他對我也如此說。數月後，這位英國高專從英國渡假回到賴國，滿面紅光，看到我時雖用非洲禮儀互相擁抱，但臉上卻露出詫異表情，他心中也許在說，你這位臺灣代表為何還在此地，後來他見我國與賴國之邦交不僅存在，且更為鞏固，只好接受現實，對我個人之友誼如舊。記得有一回我辦理過港簽證，按例限於一次，但他卻加成多次；不過表面上雖然友好，實際上卻有心知肚明的不自在。十年後，我在希臘與他重逢，重話當年，他臉色已大不如前，不再紅潤發光，但以八十高齡仍坐遊覽車四處逛，一面還吟詩、寫詩令人稱羨。這位高專嗜讀詩、寫詩，在賴國時曾寫了三首詩送我，亦莊亦諧，我請另一位詩人朋友——菲律賓新聞界元老施賴洲先生譯成中文，頗為典雅，附錄如下：

詩三首

獻給駐賴索托王國外交使節團長

我的朋友劉達人

(一) 塞拉巴瑟貝 (註一) 抵達露臺時

坐在首相山居露臺上，

我將煙斗裝入荷蘭王族煙草。

我又穿十五年前

我在法穆買的皮靴。

我妻，花之女，沏茶，

我已洗去由夸查峽來的旅塵。(註二)

一條鯉魚池塘裏升上來，

十數隻黃胸從草中

橫翼而起——

巴谷斐一定知道它們的名字。(註三)

我感激巴谷斐及那陸上流浪兒。

晚上，侍應生注杯時，

我會想起我的朋友劉達人。

(二) 山居薄暮

還是薄暮，群蛙鼓噪

一陣燕子，由我椅後飛出，

剪掠池塘，

我不再想念我的朋友劉達人。

我卻想到費諾曼，友人兼同事。(註四)

何以？因為朱瑪莉修女

在鷹峰

告訴我，她來自海德公園。

維蒙特，在秋天，無與倫比。

有一次，我偕妻，遍過勃拉德鎮。

我們滿足在長廊，到無人窗前，

由另一露臺，窺望裏面

吉卜林的書案。(註五)

(三) 山中黃昏

一個騎馬的人馳過荒野而來。

無疑的他將為今夜山居守衛，

高陸樹叢陰影漸濃。

蛙噪聽不見，川流淙淙。

晚星不久便會有伴。

我坐在這裏寫詩，整個時間，

龍山起伏，面臨那誕爾，(註六)

縱使我不想它們時，

他們也在那裏，

就像我的朋友劉達人，

駐賴索托王國外交使節團長。

註一：塞拉巴瑟貝，賴索托山地一鎮。

註二：夸查峽，山城小鎮。

註三：巴谷斐，前英國高級專員。

註四：費諾曼，美駐賴索托大使。

註五：吉卜林，英國詩人，一九〇七年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註六：那誕爾，南非一省，甘地出生地

三位女秘書的故事

在此提及的三位女秘書，並非因個人間友誼或情感關係，而是她們三位對我職務有所幫助，或者影響到我國使館的外交工作，所以特在此簡單介紹如下。

第一位女秘書是一位英國籍太太，名叫

華克太太 (Mrs. Mabel F. Waugh)，她於賴國

為英國保護地時，即在賴國政府工作的公務

員，曾擔任約拿旦總理的機要秘書。賴國剛

獨立時，有許多公務、公文之處理，總理都

必須依賴此位英籍秘書的經驗給予協助，她

本人也屬於一模範公務員，平日不苟言笑，

凡是說話、做事都非常謹慎。當時一般外國

駐賴使節對賴國政要大都都不太重視，更何況

是對於在賴政府內之一外籍雇員；不過，我

們對她待之以禮，處之以誠，因此她對我方

非常友好。

我與華克太太認識兩三年，平時甚少交談，但她卻不時透過使館秘書韓知義，提示一些非機密性的政治資訊給我們，因此可以事先了解到賴國起伏不定的政情，也可知道總理對其閣員態度之好惡，間接幫助我們對外交事務之處理，此有助於我們「知彼」之工作。她本人絕對謹守本分，有關總理府的機密性資訊。一定是守口如瓶，不會傳遞給我們；藉此亦可略睹英國文官制度之中規中矩。數年後，賴國總理對政治、行政、外交等逐漸了解，不必仰賴於外國籍機要秘書，故此位華克太太乃被囑屆齡退休，後移住南非。

華克太太與我使館之關係純出於善意協助，我認為最大原因是前任關鋪大使與我對她都十分禮遇和尊重，且每次酒會一定邀請她參加，使她因感激而誠心的想幫助我們。我除了在她退休時送了一件臺灣玉手鐲外，過去從未送過其他禮品，但她對我們的友誼、情感，數年來始終如一。

第二位要談的女秘書是接替華克太太的莫拉博太太 (Mrs. C. M. Molapo)，她以本國人身分接任總理的機要秘書，其形勢和表現與前任大不相同，她後來成為總理的密友，每回都陪總理赴外國訪問，也曾隨總理來華訪問。她任職不到一年，即慢慢抓權，凡是要見總理，非先透過她那一關卡不可。她因鑒於臺灣建造公司包了不少賴國政府工程，故透過總理向我使館示意，要臺建公司為她

蓋一住宅，她願意付若干「必要」費用，實際上等於是半送半賣。事後，她為了回饋我們的好意，不時將許多寶貴信息傳給我方，使我們有先期準備之因應時間。

猶記得有一次賴國外長柯佐科尼召集駐外使節回國開會，其會議中有一項決議，即為建議賴政府與中共建交，與我國斷交；當我們獲知此建議案後，乃請她將此公文壓在總理所看卷宗之最下面，經過數天，總理仍無暇親閱此卷，迫使節會議結束，外長率全體人員晉謁總理時，談及此項決議案，總理說：「還未見到原件，讓我仔細研究。」後來也就不了了之。嗣後，賴國駐外使節們各奔前程，外長建議與中共建交案因而無疾而終。

一般而言，莫拉博太太因與總理特別友好，故總理常聽她的「建議」，對我們在賴國的企業，她從側面幫了不少忙，此位機要秘書發揮的作用不小，其對總理之影響尤勝於總理府的總理事務部長，對我國的助力很大。她與韓國顧問——跆拳道七段的尹默成了我們對總理府的觸角，從中獲得許多珍貴資料，對我國很有幫助。

第三位要談的女秘書是本館的賴國籍雇員瑪哈比羅太太 (Mrs. Joyce Mahapelio)，她承辦打字、聽電話工作，由於使館之編制不大，剛開館時只有大使、主事各一位，其後因事務增多，以及外交上之因應關係，增加一位秘書，後又慢慢擴展到三位秘書，編制

上成為五人。此位本地雇員之工作繁雜，後來同事們發現她似乎與外長莫拉博有所聯繫。當年，莫氏擔任司法部長時，介紹她到使館擔任雇員。有人建議我開除她，但個人認為開革了她，下一位雇員說不定也同樣的受到當地政要之遙控、指揮監督，倒不如乾脆將計就計，在館內同事彼此間之談話，儘量用中文，而有必要透露與賴外長的資訊，則大聲的用英文說，任由她去傳話，達到我們反情報 (disinformation) 之目的。至於英文秘件則由我們同事自己打字，故她只能接觸到事務性文件，或者是我們希望透露與賴政府的資訊，她反成為我們的傳話人，也間接的發生了一些效果。

外交工作除了需要門大智外，似乎一些芝麻零碎小事，對整體外交也可能產生不少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擔任外交官對於大小事情都要留意。

也可說：「落後國家的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六十九年七月我調任外交部情報司長兼發言人，一下已在賴索托苦鬥八年，打了七個月之外交承認爭奪戰，付出心力頗多，人也減瘦了二十公斤，幸不辱使命而歸。八年期間承大使館先後同事韓知義、楊進添、李伯芬、蔡文森、林金雄、黃秋雄、伍正才等及農技隊、警政顧問各同仁同心協力，共渡難關。更十分感謝來自嘉義朴子鎮的不少僑友，危急中來賴投資開廠，全力配合國策，共甘苦以鞏固中賴邦誼。



劉達人：「外交下鄉農業放洋」插圖（文見13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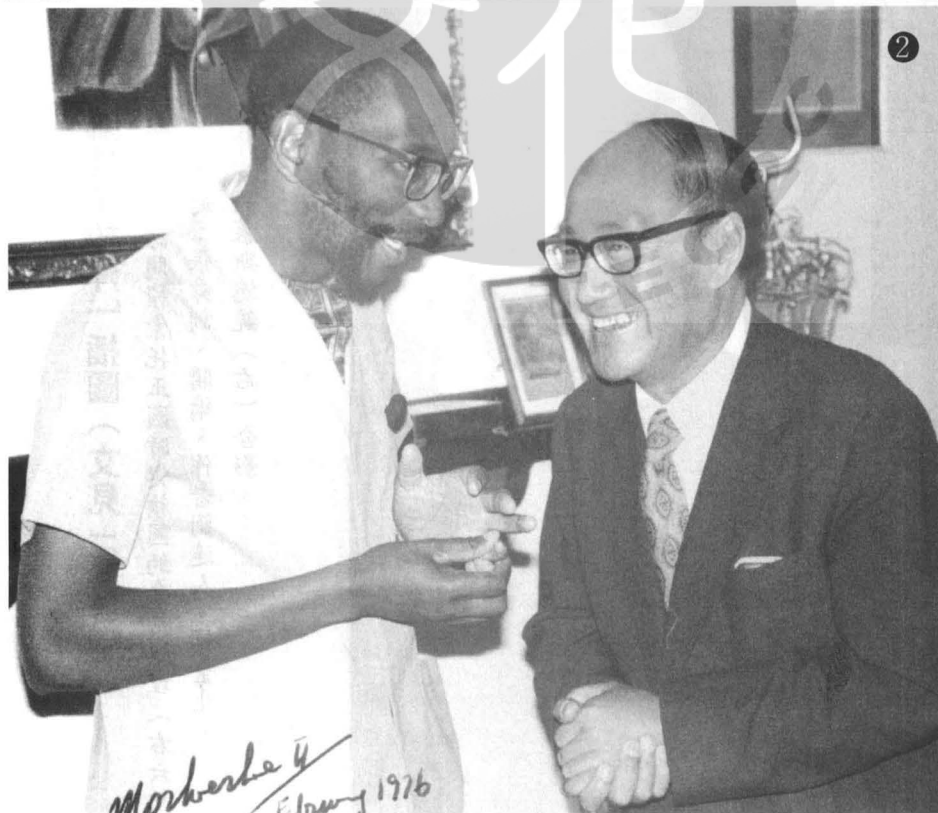
① 行政院長孫運璿（右五）率團訪問賴索托王國時與賴國約拿旦總理（右六）及閣員舉行會談時留影。右起：張舜訓、關鏞、作者劉達人、林金生。

② 作者劉達人（左）與菲律賓賓羅斯總統（右）合影。



1

①一九七六年賴國攝政王后瑪莫哈托（右三）訪華接受嚴家淦總統伉儷歡宴留影，左劉達人夫人，右四鄭彥榮。
②作者劉達人（右）與賴索托國王莫修修二世（左）合影。



2

Morherhe II
February 1976



①

① 一九七七年賴索托王國攝政瑪哈托王后（左）訪華，應嚴家淦總統夫婦（中、右）邀宴中留影。
② 一九八〇年行政院孫運璿院長率團訪問賴索托王國在機場留影，右起：賴國外長莫拉博、總理約拿旦、作者劉達人、交通部長林金生。



②

劉達人：「外交下鄉農業放洋」插圖（文見138頁）



① 1980 年行政院長孫運璿訪賴時在機場接受軍禮歡迎，左起：孫運璿、賴國陸軍司令賴肯亞、總理約拿旦，右為作者劉達人。

② 作者劉達人（左）在外交部發言人任內與史瓦濟蘭王國司法部長德拉米尼親王（右）合影。

